

涇縣胡懷琛著

中國詩學通評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ME
2207.22
104

中國詩學通評 敘目

總敘

通評第一 屈靈均一派七人 屈原

孟郊

李賀

溫庭筠

李商隱

梅堯臣

黃庭堅

通評第二 陶淵明一派七人 陶潛

王維

孟浩然

儲光羲

韋應物

柳宗元

蘇軾

通評第三 李太白一派二人 李白

高啓

通評第四 杜少陵一派一人 杜甫

通評第五 陸放翁一派二人 陸游

楊萬里

通評第六 王漁洋一派一人 王士禛

通評第七 白香山一派一人 白居易

中國詩學通評 敘目



3 2285 0736 8

右中國詩學通評一卷。爲余民國十年在滬江大學所講。於古今數千年。雖
僅論及二十一人。然源流派別。一覽了然。學者得此爲門徑。不難自入堂奧。
古人論詩。毫無系統。零篇碎語。不勝叢脞。振而理之。誠非易易。今人論詩。又
多武斷。甚者謂放翁漁洋無足取。不可謂之知言。余少好詩。於諸家皆泛覽
焉。竊不自量。而成此書。聊以心得。質諸同志云耳。非敢云定評也。書成。閱二
載。友人索吾稿付印。爲敘其緣起如此。民國十二年。胡懷琛記。

中國詩學通評

胡懷琛

總敘

詩爲文學之一種。然一考其源流。則一切文學皆出於詩。三百篇以前。如擊壤之歌。康衢之謠。或真或僞。不可深究。而在仲尼刪詩時。不聞詩之外別有所謂文學。孔子教弟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孔門弟子能文學者曰子游子夏。子夏以傳詩著稱。是在當時詩卽文學也。

詩歌之用。一爲發揮感情。卽人情不能無喜怒哀樂。其蘊於心也。而不能鬱發而爲言。言之所不能盡者。而繼之以詠歎。於是爲詩。書所謂詩言志。歌詠言。大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是也。國風所載。多屬於此。自後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後世一切寫情之作。

其二爲適應交際。蓋賓主往來。則必言辭修飾。方得盡彼此之歡。故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專職。春秋時名公巨卿。皆嫻於辭令。欲嫻辭令。非讀詩莫爲功。蓋亦取比興寄託。辭意婉轉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首。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可知詩之用於適應交際者爲功大矣。迨至戰國。逞于戈而尙遊說。一變而爲蘇張之縱橫。及乎嬴秦統一。劉漢繼興。縱橫無用。乃再變而爲鄒（陽）枚（乘）之詞賦。於是遂開後世應酬投贈之漸。而以文學爲干祿求榮之具矣。

其三爲感化人羣。蓋以聲音之道。感人至深。移風易俗。莫詩歌若。故禹曰。勸之以九歌。孔子曰。興於詩。舜命夔典樂。而卽以樂歌爲化民之具也。

以上三者爲用不同。故遂演而爲後世不同之文學。言情之作。無論韻文散文。皆直接或間接自第一種來也。卽史記亦出於離騷。蓋太史公借史記以

寫其胸中鬱塞。與屈原作騷。用意正同耳。

後世論說文。出於縱橫。縱橫亦出於詩。（孟子。莊子。均不脫縱橫習氣。）故可謂爲從第二種變化來也。

後世傳紀文。多取法於史記或戰國策。史記言情。吾上文既述之矣。戰國策所記皆當時縱橫家之事。故後之作者。往往染縱橫彩色。是亦間接又間接出於詩也。故吾得一斷語曰。一切文學皆出於詩。（章實齋文史通義亦有此說。）

今日所評。是指狹義之詩。而非廣義之詩。然詩之爲用。則仍不外吾前所述之三種。卽

（1）對己 （一）發揮感情

（2）對人

（二）適應交際
（三）感化人羣

是也。三者之中。適應交際之一類。漸流爲後世應酬投贈之作。或且爲干祿之具。視詩文爲禮物。無足取焉。其次感化人羣。卽今人所謂美育也。其功效本極重大。惟古今詩人以一己之高尙品格。純潔性情。發爲詩歌。在作者初無感化他人之深意。寓乎其間。而在讀者。雖受其感化。而多所誤會。皆走入於清談隱遁之途。爲可惜也。其能深知此意。而力矯前人之弊。欲實行其感化人羣之事者。惟唐之白太傅耳。再次發揮感情。本係一己之自由。一己爲如何之性情。處於如何環境之中。卽發揮如何之感情。原無所顧忌。故讀此類詩者。苟非與作者有相似之性情。相似之環境。往往不能領會。而欲加批評。亦不能是此非彼。但視其所發揮之感情。能真且摯。斯爲上品耳。無病者固不必呻吟。有疾者亦豈能強爲歡笑哉。言情之作。國風尙矣。繼之者爲屈原之離騷。又後爲陶公。又後爲李太白。杜少陵。是詩家之卓卓者。人多知之。

然自是而外。無論何人。苟能發揮其一己感情真而且摯。皆不失爲詩人。而其作品不失爲好詩也。中國詩學作品之最佳者。亦以此類爲多。不遑徧舉。吾今所評。只擇其尤著者若干人。以代表其餘而已。

吾今所欲評者。第一第三兩類而已。而一類之中。又各有淵源及派別。今先略述之。而後論其人與詩焉。

第一類。發揮感情者。

屈原。屈原出於國風。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祖述之。自後太白摩詰之詩。亦有出自離騷者。至於孟郊李賀。則全自離騷來矣。梅聖俞黃山谷。學孟郊李賀而變者也。以後凡生硬奇奧一派。皆自此出。卽溫飛卿李義山。亦學屈原而但得其詞藻耳。

陶潛。陶公詩浩蕩元氣。自然流布。而又包羅萬象。胸次高絕。真千古第一。

人也。唐人祖述之者，爲王摩詰、孟浩然、儲光羲、韋蘇州、柳子厚，而各得一篇。王得其清腴者也，孟得其閒遠者也，儲得其真朴者也，韋得其冲和者也，柳得其峻潔者也。雖得一偏，然皆不愧名家矣。宋之大蘇亦學陶公，嘗和陶詩而手寫之，可謂好之篤矣。然東坡參以禪理，往往語多豁悟，此所以與唐之宗陶者又不同也。與淵明並舉者，有謝靈運，稱曰陶謝，然謝公不及淵明遠矣。

李白：太白天資卓絕，奔放不羈，人稱淵明中行。太白狂者，由其人品可觀，其詩格已承其後者，爲明之高青邱。

杜甫：少陵苦吟深思，偏於做工，然其魄力實不可敵。或者謂其包羅萬有，集詩學之大成，雖未必盡如所言，然魄力之厚，誠古今第一人。後之學者，皆不免畫虎矣。

陸游。在宋代蘇陸並稱。蘇詩前既言之矣。放翁則生當南宋偏安之世。其

家國之感。略與陶公相同。惟發之於詩者。則多顯露。不及陶公涵養之深。故其詩非似淵明一派。又其詩漸趨白話。獨成風氣。承其後者。爲楊萬里。

（邵康節白話詩。又是一派。語錄之先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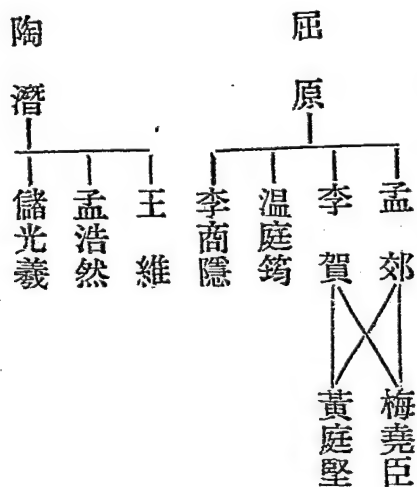
王士禎。漁洋七絕。專以神韻爲主。深得溫柔敦厚之旨。前人所未有也。或以爲出於晚唐。真淺見之論。漁洋神閒意遠。寄託遙深。淺語常談。至味無盡。在古詩爲淵明。在近體爲漁洋。學淵明者絕其力而不能似。學漁洋者亦絕其力而不能肖也。

第二類。感化人羣者。

白居易。白司馬自分其詩爲二大部。曰閒適。曰諷喻。其他律詩。則不自認其爲佳。今所傳長恨歌琵琶行等作。皆作者所不自滿者也。（其說見白

氏寄元微之書。閒適者。出於陶公。而過於率。世稱元粗白俗。亦非無故。唯諷喻者用意之深。直可上繼毛詩也。如秦中吟新樂府。尤爲諷喻中之最著者。以感化人羣論。不得不首推白氏矣。

再照上文所述。列簡明表如下。



——韋應物

——柳宗元

——蘇軾

李白——高啓

杜甫

陸游——楊萬里

王士禎

白居易

通評 第一 屈靈均一派

(一) 諸家小傳

屈原。又名平。字靈均。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因讒被放。

乃作離騷。自沉於汨羅而死。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爲文多宗屈原。號爲楚辭。離騷者。國風之變也。託美人香草。以寫其思。君愛國之忱。所謂怨而不怒者是也。（屈原傳見史記。茲不贅錄。辭見楚辭。亦不復採。）

孟郊。字東野。唐湖州武康人。與韓愈同時。窮餓不得志。周天下無所遇。嘗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又嘗作謝人贈炭詩曰。煖得曲身成直身。可見其遇之窮矣。郊爲詩。苦吟深思。時人多稱之。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李翱謂孟郊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而後人非之者亦多。如蘇氏兄弟。均有所非議。東坡所謂郊寒島瘦是也。（島爲賈島。）元遺山且嘲爲高天厚地一詩囚。實則以人論。以境論。郊詩固能充分表現箇性者。而其比興之作。實自騷出也。

李賀字長吉。隴西人。與杜牧同時。爲人細腰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每出遊。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賀乃徐取囊中句足成之。賀將死。見緋衣人來召。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遂死。時年二十七。李商隱爲之傳。所著詩歌二百餘首。杜牧爲之敘。後人論唐詩。謂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漁隱叢話。謂李長吉詩出於離騷。杜牧序其詩。亦謂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大抵長吉所得於離騷者。幽怪爲多耳。

梅堯臣字聖俞。宋宣城人。歐陽修以爲詩友。嘗三十年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其初受詔修書。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確對。孫公談圃云。公昔

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作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遊觀。未嘗不吟詠思索也。時時於座上。引去奮筆。書一小紙。納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聖俞著宛陵集六十卷。後人又稱爲梅宛陵。漁隱叢話謂聖俞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鶩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鷄。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吐鶩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黃庭堅字魯直。宋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蘇東坡見其詩文。歎爲獨立萬物之表。官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書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等所惡。謫涪州。故又號涪翁。呂居仁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以

下。羅列陳師道潘大臨等二十五人。謂其源皆出於山谷。故詩家遂有江西派之目。山谷少警悟。七歲嘗作牧童詩。又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已八年。此殊非髫髻口吻。可怪也。山谷又嘗自矜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爲晚年最得意作。每舉以示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也。山谷之詩。主於瘦硬。陳后山謂爲學杜。非知言。聖俞山谷。乃孟郊李賀之變耳。蓋郊之寒。賀之幽。皆近於僻。聖俞山谷。極力避熟趨生。其僻與郊賀同也。歐陽公詩話稱讀聖俞詩如食橄欖。眞味久而愈在。蘇東坡謂讀山谷詩如食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爲得之。

溫庭筠初名岐。字飛卿。唐太原人。才思豔麗。長於詩賦。初至京師。士人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爭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蒲博飲酒。酣醉終

日。又以事忤丞相令狐綯。遂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得第。詩文與李商隱齊名。世稱溫李。溫李之文。後人又稱爲西崑體。庭筠嘗作賦。八叉手而成八韻。人稱爲溫八叉。其詩乃得屈宋之浮豔耳。無足多也。然其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兩句。歐陽永叔酷好之。余按此二語。實不遜於孟襄陽之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也。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唐河內人。舉進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其詩與溫庭筠同得屈宋之詞藻。然有時寄託深遠。與飛卿自不同也。

(二) 諸家詩錄

湘絃怨 (孟郊)

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狂飈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禾忌深蠹。哲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靳尚爲良謨。我願分衆泉。清濁各異渠。我願分衆巢。臯鸞相

遠居。此志諒難保。此情竟何如。湘絃少知音。孤響空踟躕。
蒿蘭曲直清濁。臯鸞託物寄興。全從離騷得來。

巫山高（前人）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有亭亭魂。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雲結深閨門。

九歌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東野從此前三句。化爲但飛蕭蕭雨兩句。又云。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野從此兩句。化爲末兩句。

臨池曲（前人）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蟬鬢寄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第一句帶字。從九歌被薜荔兮帶女蘿之帶字得來。又荷衣兮蕙帶。又被

石蘭兮帶杜衡。楚辭屢用此帶字。

閒怨（前人）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含淚痕。
其幽怨悽苦處。絕似九歌中之河伯。

古怨別（前人）

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萬千端。悲來卻難
說。別後惟所思。天涯共明月。

首句飄逸。與嫋嫋兮秋風相同。

遣興（前人）

絃貞五條音。松直百尺心。貞絃含古風。直松凌高岑。浮聲與狂葩。胡爲欲相
侵。

深得風騷比興之意。

獨愁（前人）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常恐百蟲鳴。使我芳草歇。

五六兩句。從離騷恐鶻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化出。

秋來（李賀）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南山田中行（李賀）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漻漻蟲噴噴。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蟄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右二篇其幽怪處。從楚辭得來。

蘇小小墓（李賀）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竹。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草茵。松蓋。風裳。水珮。亦楚辭中字。不獨詞旨淒絕已也。

苦畫短（李賀）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惟見月寒日短。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爲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雲中騎白驢。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此篇大意從天問化出。

雪夜留梁推官飲

（梅堯臣）

晝雪落漸消。夜雪寒易積。燈清古屋深。爐凍殘煙碧。爲沽一斗酒。暫對千里客。酒薄意不淺。輕今須重昔。重昔是年華。飄飄猶過隙。一醉冒風歸。平明馬無跡。

爐凍殘煙碧。李長吉往往有此種奇句。如明月落石底。如楊花撲帳春雲熱。皆是也。

宿邵埭因買藕茨人回呈永叔

（梅堯臣）

秋雨雁來急。夜舟人未眠。亂風燈不定。暝色樹相連。寒屋猛添響。溼窗愁打穿。明朝持藕使。書此寄公前。

雜詩十七首之一

（梅堯臣）

蛙行動萍葉。誤觀作遊魚。稍稍引兩股。已變科斗書。

此兩篇寒瘦處頗似東野。

題竹石牧牛

（黃庭堅）

野次小崢嶸。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筆。御花老黠鯨。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鬪殘我竹。

題小猿叫驛

（黃庭堅）

大猿叫罷小猿啼。箒裏行人白晝迷。惡藤牽頭石齧足。嫗牽兒隨淚錄。我亦下行莫啼哭。

山谷詩極瘦硬之致。卻無郊之寒氣。賀之鬼氣。是蓋不失其箇性者也。

觀化

（黃庭堅）

生涯瀟灑似吾廬。人在青山遠近居。泉響風搖蒼玉珮。月高雲插水晶梳。泉響二句。狀物之刻。頗似李長吉。長吉詩云。吳歛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

貼寒玉是也。

太液池歌

（溫庭筠）

腥鮮龍氣連清防。花風漾漾吹細光。疊瀾不定照天井。倒影蕩搖晴翠長。平碧淺春生綠塘。雲容雨態連春蒼。夜深雲漢通柏梁。二十八宿朝玉堂。

常林歡歌

（溫庭筠）

宜城酒熟花覆橋。沙晴鴨綠鳴咬咬。穠桑繞舍麥如尾。幽軋鳴機雙燕巢。馬聲特特荆門道。蠻水揚光色如草。錦薦金鑪夢正長。東家咿喔鷄鳴早。飛卿歌行。徒得楚騷浮豔。最爲易見。錄此兩章。以概其餘。

錦瑟

（李商隱）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無題（李商隱）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義山錦瑟最爲難解。或曰悼亡。或曰刺時。聚訟紛紜。終未能決。要之好色不淫。怨誹不亂。頗得風騷之旨。惟纖巧已甚。浮豔有餘耳。義山之詩大概如是不獨錦瑟已也。

通評第二 陶淵明一派

（一）諸家小傳

陶潛字淵明。或曰字深明。名元亮。晉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超絕塵俗。嘗作五柳先生傳。用以自況。其言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居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文一出。人多傳誦。咸謂爲陶公實錄也。嘗爲彭澤令。初至任。公田悉令種秫稻。將以釀酒。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秠。在官僅數十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公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時義熙二年也。其後劉裕篡晉。陶公以先世爲晉代宰輔。恥屈身宋朝。故所著文章。於義熙以前。〔晉安帝年號〕則明書晉代年號。自永初〔宋武帝年號〕以來。則但題甲子而已。而悼國傷時之隱。尤時時見於詩文。性喜酒愛菊。以此自放。論者謂爲有託而逃也。宋元嘉初卒。世稱之曰靖節先生。梁昭明太子。

喜讀公詩文。爲其集作序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焉。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隆汗。孰能如此乎。按後人論陶公詩者。何止千言萬語。而要不及昭明太子寥寥數言。爲能道盡陶公詩格。鍾嶸詩品。僅謂陶公爲古今隱逸之宗。又曰。其源出於應璩。是何言哉。

王維。字摩詰。唐河東人。工書畫。與其弟縉並有名。開元中進士。官至尙書右丞。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居之。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維又好佛書。故字摩詰云。後人或稱爲輞川。或稱爲王右丞。爲詩善狀山水。蘇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沈歸愚云。摩詰宗陶。

而得其清腴者也。朱晦庵謂其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按萎弱少氣骨五字，可云道著摩詰短處。

孟浩然字浩然，唐襄陽人。少隱居鹿門山中，年四十乃入京師，與張九齡王維爲忘形交。王私邀入內署，適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玄宗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玄宗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皮日休云：「明皇時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齟齬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知巧者也。北齊美蕭懿梧桐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燭。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

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沈歸愚云。浩然宗陶而得其清遠者也。

儲光羲。唐兗州人。開元中進士。官監察御史。爲詩簡樸率真。沈歸愚所謂宗陶而得其真樸者也。

韋應物。唐京兆長安人。嘗爲蘇州刺史。後人稱爲韋蘇州。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全唐詩云。其詩閒淡簡遠。人比之陶潛。稱陶韋云。沈歸愚云。蘇州學陶而得其冲和者也。許彥周詩話曰。韋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云。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貞元中官尙書禮部員外郎。後貶永州司馬。又移柳州刺史。故世稱爲柳柳州云。全唐詩云。宗元少精警絕倫。爲文章雄深雅

健。貶謫後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讀者爲之悲惻。沈歸愚云。柳州宗陶而得其峻潔者也。按柳州蘇州。又並稱爲韋柳。王孟韋柳四人。又並稱王孟。前於韋柳。與高適岑參。又並稱爲王孟高岑。而沈歸愚則謂王孟儲韋柳同宗淵明。而各得一偏。今細讀其詩。深信歸愚之言爲允當矣。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人。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均有名。並稱爲三蘇。人又稱東坡爲大蘇。官兵部尙書諡文忠。爲詩文混渾光芒。雄視一切。喜讀陶詩。嘗和作四卷。又好佛理。往往參以入詩。陵陽室中語曰。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按此言極爲允當。惟后山詩話謂東坡晚學太白而失於粗。吾不知其何

謂。要之東坡詩。自淵明太白得來。而參以禪理者也。

(二) 諸家詩錄

九日閒居 (陶潛)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漙漙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疊。寒花徒自榮。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

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飲酒（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詠貧士（陶潛）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敝。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藍田山石門精舍（王維）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

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途。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覲。

齊州送祖三（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空佇立。

新晴晚望

新晴原野望。目極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峯出山後。農月無閒人。傾家事南畝。

秋登蘭山寄張五（孟浩然）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鴈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

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晚泊潯陽望香爐峯

（孟浩然）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

同王十三偶然作

（儲光義）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

晴川使婦提蠶筐。呼童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幽居（韋應物）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夜來微雨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效陶彭澤（韋應物）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長安遇馮著（韋應物）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爲來。採山因買斧。冥冥花正開。颺颺燕新

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柳宗元）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成此賓主。

初夏雨後尋愚溪 （柳宗元）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溪居 （柳宗元）

久爲簪組束。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以上五家詩。皆出於淵明。不過就大體而言。其間除孟儲韋三家與陶相

近外。王摩詰之送友人歸山歌。魚山神女祠歌等篇。則全自楚辭來。柳柳州之雅詩歌曲。亦出於楚辭。別舍弟宗一等七律。遷謫之感。溢於言外。仍與楚辭相近。是不可一例論也。茲略錄數首如下。以資比較。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迎神曲（王維）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曲（王維）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渌渌。

別舍弟宗一（柳宗元）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

（蘇軾）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書。寄聲求妙語。

金山妙高臺

（蘇軾）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梵天寺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蘇軾）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蘇軾）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蘇軾）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復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者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以上數首。起句皆飄然而來。恰似太白。其浩然之氣。自然流露。又似淵明。至參以禪理處。讀以上諸詩。更可見也。

通評第三 李太白一派

(一) 諸家小傳

李白。字太白。唐蜀郡人。少喜縱橫術。擊劍任俠。輕財重施。天寶初。遊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事。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沉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召見。白常醉侍帝。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阻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

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爲白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釋囚後。依當塗令李陽冰。遂卒於當塗。白詩與杜甫並稱爲大家。然兩人截然不同。白以天才勝。甫以工力勝也。後人論白詩者甚多。今摘錄數則如下。朱子云。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嚴滄浪云。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下豪逸。語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楊升庵云。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謂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黃山谷云。太白詩歌。超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王漁洋云。唐五言古詩。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余按太白少好仙術。其詩文皆有超忽不羈。非人工之所能至也。昔人謂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此言盡之矣。

高啓字季迪。明長洲人。元末避張士誠之亂。遁居松江之青邱。號青邱子。洪武初詔修元史。後坐撰魏觀上梁被誅。年僅二十九。王子充曰。季迪之詩。雋而清麗。如鷹隼飛空。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笑渠。不假雕飾。翛然塵外。李東陽云。國初稱爲高楊（基）張（羽）徐（賁）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有卓然過之者。清四庫全書提要。謂季迪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余按季迪能博采衆長。初非規撫一家者比。而其性情實於太白爲尤近也。

（一）諸家詩錄

烏夜啼（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烏棲曲（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日出入行（李白）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古朗月行（李白）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圓。白兔擣藥成。問言與誰餐。蟾蜍蝕圓影。天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

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惻愴摧心肝。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李白）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李白）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

把酒問月（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白雲沒。白兔

攜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望天門山（李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山東流直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明皇秉燭夜遊圖（高啓）

花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宴西園。高燕銀盤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妝照見殊分明。滿庭紫焰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籤。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飲終此宵。明日且免羣臣朝。只愁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

相追逐。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孤燈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蕭瑟。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高啓）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一) 小傳

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後徙居河南鞏縣。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爲玄宗所賞。會安祿山亂。後流離瞿塘江陵間。其爲詩多指陳時事。故論者稱爲詩史焉。唐書稱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按子美之詩。博采衆長。包羅萬有。蘇東坡謂其發乎性情。止乎忠孝。以其飢寒流落。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元微之杜甫墓誌銘稱。予讀詩至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終萃焉。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庾徐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文人之所獨擅。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詩之爲前人推重。已如此矣。然余以爲終覺人工過於天資。未免有烹鍊雕琢太甚而喪失元氣者。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

失山村。翻字失字皆是。若輕燕受風斜。細麥落輕花等句。則不見斧鑿痕跡。爲杜詩中之最佳者。

(二) 詩錄

望嶽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眇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齊魯青未了一句絕渾成。第四句割字極鍊。第六句入字亦鍊。結處甚佳。

哀江頭 (杜甫)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羣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

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爲貴妃而作也。是可見老杜傷時之一斑。

夜宴左氏莊（杜甫）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宿贊公房（杜甫）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右兩首帶字引字倒字。均可見杜律鍊字法。他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等句。有字自字皆虛字。鍊字法又與此不同矣。

通評第五 陸放翁一派

(一) 諸家小傳

陸游字務觀。晚號放翁。宋山陰人。爲陸佃之孫。佃於徽宗時官至尙書左丞。游少年以蔭得官。爲秦檜所忌。檜死始擢編修。出知夔嚴二州。所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南唐書。入蜀記。老學庵筆記等書。四庫全書提要謂游詩法傳自曾幾。而其所作呂仁集。又稱源出居仁。實則游詩清新圓潤。能自成一。家。非江西之比也。游生當南宋偏安之世。家國興亡之感。不能自己。時時寓之於詩。故又多感激豪宕沈鬱蒼涼之什。而後之談詩者多忽略之。何也。南渡後詩人以陸游尤袤范成大楊萬里並稱爲四大家。而誠齋(萬里)之率真。尤似放翁焉。惟放翁作詩太多。往往自相因襲。頗爲後人所不取。然游詩自有佳者在。讀者能自選擇耳。七言律詩以對偶爲工者。原非大方。而後人

選放翁詩。又多取乎此。甚矣其不知放翁矣。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宋吉水人。孝宗朝。官至寶謨閣學士。著有誠齋集。陸尤。范。楊。四人。皆師事曾幾。傳其詩法。而幾之詩法。傳自山谷。陸游爲作墓誌銘。所謂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是也。然則陸楊是由山谷而再變者歟。趙庚夫題茶山（卽曾幾）集曰。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是可知其詩派之淵源。然放翁誠齋。雖源出於江西。而確能自成宗派。決非襲江西之舊格耳。

（二）諸家詩錄

晨起（陸游）

齒豁不可補。髮脫無由栽。清晨明鏡中。老色蒼然來。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抽架取我書。危坐闔復開。萬世見唐虞。夔龍獲親陪。寥寥三千年。氣象挽

可回。豈以七尺軀。願受世俗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

長歌行（陸游）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古寺臥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螿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

以上二詩。可想見放翁鬱塞磊落慷慨激昂之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放翁有焉。

病後暑雨書懷（陸游）

髮毛蕭颯疾初平。雲物輪囷氣未清。水漲小亭無路到。雨多幽草上牆生。窗

昏頓減讎書課。屋老時聞墮瓦聲。止酒無聊還自笑。少年豪飲似長鯨。

臨安春雨初霽（陸游）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駐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試分茶。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

家。以上二首。中間四句。皆是眼前景物。隨筆寫來。自然入妙。此是放翁長處。他人所不及也。此類甚多。如云。學經妻問生疎字。嘗酒兒斟漱灑杯。如云。隔籬犬吠窺人過。滿箔蠶饑待葉歸。如云。病起兼旬疎把酒。山深四月始聞鶯。皆是也。上舉之第二首。以草字對茶字。此放翁對偶工整之處。然放翁詩之佳處。不在此也。沾沾以此論放翁詩過矣。

夜聞鄰家治稻（陸游）

二頃春蕪廢不耕。半生名宦竟何成。歸來每羨農家樂。月下風傳打稻聲。

夜雨（陸游）

江邊依舊釣舟橫。萬事何曾有一成。空憶廬山風雨夜。自炊小竈煮蔓菁。

雨後散步後園（陸游）

淡日輕雲未快晴。涓涓溝水去無聲。爲憐一徑新苔綠。別就牆陰取路行。

劍門道中遇雨（陸游）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放翁絕句。以此等詩爲最佳。所謂淺語常談。自有至味者是也。誠齋絕句。恍佛似之。而略失之粗。讀以下諸詩。可以見矣。

甲申上元前聞家君不快西歸見梅有感（楊萬里）

官路桐江西復西。野梅千樹壓疎籬。昨來都下筠簋底。三百青錢買一枝。

登淨遠亭（楊萬里）

池冰受日未全開。旋旋波痕百皺來。野鴨被人驚得慣。作羣飛去卻飛回。

小池 （楊萬里）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受晴柔。小荷纔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 （楊萬里）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欄。

通許第六 王漁洋一派

（一）小傳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清山東新城人。官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八年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帶經堂集。漁洋早歲受知於錢牧齋。而詩格與之不同。牧齋詩實無足取。嘗與朱竹垞齊名。竹垞博雅過之。而性情不及也。少遊歷下。與清初諸名士集於大明湖。賦秋柳詩。和者甚衆。然秋柳詩在漁洋

集中實非佳什。大抵漁洋詩以神韻爲主。深得溫柔敦厚之旨。七絕尤佳。誠能自成一派。推爲有清一代之正宗。洵不誣也。蓋前清一代。詩人輩出。然有以才力制勝者。有以典麗制勝者。有以奇詭制勝者。皆非正派。獨漁洋性情溫厚。寄託遙深。絃外餘音。悠然不盡。推爲正宗。當之無愧。或者譏其才力薄。非知言也。漁洋性愛朋友。喜交遊。每見人有佳句。輒稱道之不去口。此亦其性情過人處。嘗輯一集。所收多一時朋友交遊之作。名曰感舊。至今談詩者無不寶視焉。

(二) 詩錄

曉雨後登燕子磯絕頂 (王士禎)

岷濤萬里望中收。振策危磯最上頭。吳楚清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永嘉南渡人皆盡。建業西風水自流。灑淚重悲天塹險。浴鳧飛燕滿汀州。

漁洋生於明末。及至清朝。雖登仕版。而故宮禾黍之感。悠然難忘。讀此詩者。可以想見。然而迂徐婉約。毫無急促之音。所謂哀而不傷者是也。

送胡崱孩赴長江（王士禛）

青草湖邊秋水長。黃陵廟口暮煙蒼。布帆安穩西風裏。一路看山到岳陽。

高郵雨泊（王士禛）

寒雨秦郵夜泊船。南湖新漲水連天。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

眞州絕句之二（王士禛）

曉上高樓最上層。去帆婀娜意難勝。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烟。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以上諸詩。神韻獨絕。其妙處決不在筆墨間也。

秦淮雜詩之四（王士禛）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
新歌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
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
傳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見青溪長板橋。
漁洋秦淮雜詩。乃憑弔故國之作。所云新歌細字。所云頓楊。所云脫十娘。
所云傳壽沙嫩。皆撫今思昔感時傷事之言。不得與留連風月者一例而
論。讀詩者富無不知之。而後人謂其以節婦紀阿男與倡優同列。用以短
漁洋。何其所見之不廣也。

通評第七 白香山一派

(一) 小傳

白居易。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官至刑部尚書。居易穎悟絕人。尤

工爲詩。其詩長於諷諭。多指陳時事得失。亦作閒適之言。用適已志。在王孟之間。但不及其精警耳。樂天每作詩。輒令老嫗解之。且問之曰。解否。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同時有元稹者。與居易詩派相近。世稱爲元粗白俗。然樂天言邇意遠。故俗而不厭其俗。元稹之詩。已遜一著。晚唐鄙俚之風。每況而愈下矣。總之。樂天閒適。猶無足多。惟其諷諭。最可貴耳。若夫長恨歌。琵琶行。爲世所傳誦者。在作者已不自滿。無庸言矣。今錄其閒適者二首。諷諭者六首如下。

(二) 詩錄

小池 (白居易)

晝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影沒。近水微涼生。坐把蒲葵扇。閒吟三兩聲。

秋涼閒臥（白居易）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尙嫩。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疎韻。幽閒竟日臥。衰病無人問。薄暮石門前。槐花深一寸。

此等詩雖似陶韋一派。終嫌過於粗率耳。

五絃（白居易）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胸撫。大聲轟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鶻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

買花（白居易）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

數灼灼百朵紅。淺淺五束素。上張幄幕底。旁織籬笆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

上陽人 愍怨曠也（白居易）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嚙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

號小頭。襪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折臂翁 戒邊功也（白居易）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牒部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

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捕蝗 刺長吏也（白居易）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爲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蝗雖死百蝗來。豈將人力競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

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爲害。

澗底松 念寒雋也（白居易）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絕。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誰諭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祿黃憲賢。牛衣寒賤貂蟬貴。貂蟬與牛衣。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右五絃買花爲秦中吟十首之二。上陽人以下爲新樂府五十首之四。白居易新樂府尤爲有名。所言多時事。如天寶時貴妃專寵。後宮有美人。必遷置別地。上陽卽其一處也。故香山賦上陽人以諷之。而折臂翁捕蝗等什。當亦皆實事也。

中國詩學通評終

文 法 書 類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一元五角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冊	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白話文軌範	一冊	五角
語體文做法	一冊	三角
國文法綱要	一冊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冊	二角
紀敘文作法	一冊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冊	五角
作文虛字用法	一冊	二角
修辭學要略	一冊	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發行

中國詩學通評(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纂者 涇縣 胡懷琛

發行者 上海大東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大東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